

身前

去年12月16日,郑亦新跳桥自杀;而在同年10月8日以后,他就没有去过实验室了。

郑亦新的遗书内容,流露出一个极端的想法,“把自己饿死”。

身后

郑亦新跳桥之后,尸体被作为无名尸火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郑亦新的妻子在相关的QQ群上发布了“东南大学,还我数据”的文字,传死者学术成果被人剽窃。

同学对郑亦新的评价很高,“我们很怀念他,他是个好人。”

郑亦新是一名名牌大学医学院的研究生,妻子有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还有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洞房花烛、金榜题名、喜得贵子,这些他都占了,可是为人沉稳谦和的他最终选择了一条不归路——去年12月16日,从家里出走的他,毅然决然地从南京长江大桥上纵身一跃,把遗憾和不解留给了身后众多关心他的人。

除去上学以前的6年单纯儿童时光,除去他山东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工作的两年和中间赋闲考研的两年时光,整整20年,他都在校园苦读。把校园当成了自己的另一个家,这是他自己的人生安排,也是许多学子的人生安排,可是现在看来,这一条路他似乎走错了。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虽然都是校园,但是身在其中,角色和环境却在不断改变。

身在校园中他,不再是单纯的学生。结婚生子,他同时也是丈夫和父亲,他必须承担起社会对于一个成年男人的要求。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疑点重重,但似乎正是这种角色的转换带来的不适和挫折,最终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后果。

“我要把自己饿死”,他在遗书中留下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让人费解,同时也耐人寻味。



过去三年,这间实验室曾留下郑亦新忙碌的身影

快报记者 孙玉春 摄

“我要把自己饿死”

12.16 东大研究生自杀调查

□快报记者 孙玉春 实习生 马薇薇

一个悄然发生的悲剧

2009年12月17日,快报曾经刊登了一篇社会新闻。这篇题为《跳桥,两个生命的离去,长久的哀痛给了谁?》报道在当时并不很引人注目。

该篇报道写道:昨天上午9点半,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从长江大桥北堡跳桥,当场死亡;下午1点半,一名60岁的老汉从大桥南堡处跳桥。半天之内两人跳桥身亡,不禁让人们唏嘘不已,“到底有什么事情不堪?为什么要选这条路呀?”

昨天上午9点半左右,在大桥北堡下面的露天停车场看车的肖女士忽然听到一声巨响。她循声望去,发现20多米外的大桥北堡下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她急忙跑过去一看,这是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已当场死亡,他穿着牛仔裤、白色旅游鞋,身旁没有任何物品,肖女士立即报了警,面对民警,50多岁的肖女士不断地自责:“如果我早点发现他就好了。当时如果我看到他在桥上,我肯定会大声劝他,说不定他会回心转意。好好的一个人转眼间就没了,太可惜了!”

“他走得太可惜了,对不住这些老人。”徐某的同学们说,郑亦新是家里的独子,而且他自己也有孩子,才1岁半,是个男孩。在大家庭里面,郑亦新毫无疑问是顶梁柱。据了解,郑亦新从老家赶来帮着照看孩子。

郑亦新的房子不大,就在草场门一带,是在结婚时买的,房子贷款,首付是20万。郑亦新的父亲说,20万里面,孩子们自己积蓄的一部分,他从家里拿了10万元支持,“都是借来的,家里没有钱。”

“这些钱就相当于农村老人的棺材本。”郑亦新家的一个亲戚说,老人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他,希望的就是将来有个依靠,可是现在看来,失去了儿子也就等于失去了希望。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此事会引起一系列的风波——死者家属多次到东南大学讨要“说法”。今年5月17日,当死者家属再次聚集到东南大学讨要说法时,引发了媒体的关注。

郑亦新,1979年出生,山东高密县人,家在农村,1998年至2003年就读于山东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本科专业,2003年至2005年就职于天津第四中心医院,担任临床外科住院医师,取得执业资格证。2007年考入东南大学基础医学院解剖学专业,开始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就在即将研究生毕业时,郑亦新突然选择了自杀这条路。

而更让人唏嘘不已的是,郑亦新跳桥之后,他的身份并没有得到很快确认,其尸体最终作为无名尸被火化,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而留下来的只能是亲属们难以抑制的伤痛。

死因悬疑:是因为学术成果被窃?

为了求证此说法的真实性,记者近日在东南大学医学院进行了多方采访。对于有人剽窃郑亦新学术成果一说,几乎没有认同。

一位基础医学院2007届的男研究生说,他们院有二三十位导师,几乎每个人方向都不一样,曾水林教授2007级带的就是郑亦新一个研究生,从事的方向

是大鼠的解剖。

“研究生平时就是在实验室里跟着导师做实验,”该同学说,一个研究生可能两年多时间直到毕业,一直都在做同一个实验,然后就以实验成果作为毕业“凭证”,也可能取得的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下一步还得由其他人继续往下做,从大的方面来说,研究生的实验工作是我校科研工作的一部分。

研究生的实验也分不同的层次,在外人看来,研究生的实验可能相当枯燥,这位同学介绍说,比如有的遗传学研究生,可能其实验内容就是给细胞变化拍照,或者是一个染色体将一个基因“敲”出来,抠出这个基因后观察其遗传表达和性状有什么变化,有的研究生可能三年都敲不出来。“遗传学、生物发育等专业,在去年院系调整时已经从基础医学院调到了生命科学院,生命科学院有一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对研究生的要求是最高的,但是硕士研究生也不大可能有什么重大创新成果。”

至于郑亦新学习的解剖学,据了解,在调整后作为微观医学类的,留在了新的医学院内,但是解剖学更冷门。这位同学说,像中科院生物发育所的研究生,其实毕业也没有什么难度,而解剖学的应该更容易了。

郑亦新并未发表过论文

“没有听说过郑亦新有什么研究成果,他也没有发表过论文。”郑亦新的一个师妹说,做了两年多实验,提前发表论文是可能的,这样也满足了毕业的要求,如果此前不发表,那么答辩前也必须要有发表。

记者了解到了一个说法是,郑亦新妻子的同对记者称,郑亦新辛苦苦做了几年的实验数据,给人窃取了,导致他无法完成论文,无法毕业,这是他想不开寻求短见的原因之一。

对此说法,郑亦新那位师妹表示,解剖学是冷门学科,毕业难度不大,可以说只要发表一篇论文就可以毕业,而且导师带自己的研究生,到时候也会帮助学生毕业,比如推荐论文到东南大学学报上发表,而学报就属于国家核心期刊,符合毕业的条件。

而从以往的实验进展看,大家也不认可这样的说法,郑亦新做的是大鼠实验,但是据称做了两年下来并不顺利,这和导师只带了他一个学生也有关系。他回答说“家里有事”。



长江大桥是南京人引以为豪的交通大动脉,但是每年都有数十人从这里走上了不归路 快报记者 顾炜 摄

东大研究生之死 四大追问

郑亦新之死,看似只是一个个体事件,却让人从中感受到一种超越个体的悲哀。他走了,身后留下了一团乱麻,有人称他为“懦夫”,因为活着比死去更难,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面对困难和挫折应该有担当。快报记者通过调查,没有找到郑亦新确切的自杀原因,但是能够感受到一个为人父母内心“煎熬”。活着的人可以指责死去的人生前的极端选择,但是这不能代替我们对一个生命逝去的惋惜和遗憾。郑亦新走了,留下了年轻的父母,年轻的妻儿,这对他们的未来是一个难以挽回的重创;而一个读了20年书的人走了,对国家,对我们这个城市,何尝也不是一个损失。所以,在一个鲜活的生命有可能逝去之前,每一个与之相关的人,都有责任在他的艰难时刻,伸手拉他一把。或许一次交心的谈话,就可以打消他的死念。

就郑亦新之死来说,快报记者有责任提出疑问,他为何要死?他为何没有得到及时挽救?

1 郑亦新自杀,学校在管理上是否失察、失职?

任何事情都有个发展过程,都会有种种迹象,郑亦新在自杀之前,已经有两个多月没有去实验室,作为学生的管理者,东南大学为何没有人及时关注此事,学校在管理上是否有失察、失职之处。如果及时处理,或许这个悲剧能够被化解。

2 郑亦新自杀 是否涉及学术腐败?

记者经多方调查,家属方并无确切证据证明剽窃实验成果,可是学术领域也并非净土,他们的疑虑是不是不可以理解。希望东南大学有关部门能够就此事进行调查,结果无论有无,对死者家属都是一种慰藉。

3 郑亦新被草草收尸 警方工作是否有改进余地?

郑亦新的尸体,作为无名尸被处理,家属连骨灰都没有得到。警方的解释是南京的公安网和铁路公安网是两个网,相互信息不通,所以他们无法及时获得信息,也无法及时得知家属在南京地方派出所报警失踪的信息,也无法对比。

“每天长江大桥有数百起跳桥的报警信息,死亡的也有数十人。”铁路警方说,南京长江大桥的管理体制特殊,全国所有的公路铁路两用桥中,只有南京一家是铁路公路桥都归铁路公安管,其他都是公路桥归地方公安管。体制无法改变,铁路公安也尽力去挽救在大桥上自杀的人,一年救下来的比死亡的多得多,但是遇到跳桥死的,铁路公安要找人未必找得到。

那么最终郑亦新的身份是如何确认的呢?记者从南京警方了解到,郑亦新家属向住处派出所报警后,由于迟迟找不到人,家属焦急万分,多次反映。南京警方也重视起来,决定作为刑事案件处理,这才与铁路公安联系上,由于人已经火化,就从其遗留下来的一副眼镜上提取了残留的血迹,将其与郑亦新生前用品中提取的DNA进行对比,最后才帮郑亦新找回了“身份”。

就此,铁路警方和南京警方都表示,由于大桥上自杀者多这一特殊情况,下一步将考虑就此开辟一个信息交流渠道,专门解决这一遗留问题,这也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精神。

(本文郑亦新为化名)

天壤之别。而郑亦新虽然本科学的是临床,也做过临床外科医生,但是现在医院看的是其研究生的专业,本科的方向已经不起作用。而郑亦新之所以面临这种状况,听说是其当初考研时服从调剂才学解剖的,并非其最初填报的志向。

此外,郑亦新要留在南京,难度是极大的。据其同学称,南京的三甲医院,要求的学历基本都是博士,一个硕士研究生进入大医院几乎不可能,东南大学医学院几乎是住校的,大家平时见面,谁有什么心事,聊聊天就过去了,压力也得在南京学术地位中等,一位学临床的硕士研究生告诉记者,他们基本是去江苏省及周边省份的都市医院,如果强行留在南京,那只可能是中小医院,待遇和大医院差别巨大。

“郑亦新有妻儿,岁数又大了,就业的紧迫感很强,比其他年龄段的研究生更强。”郑亦新的一位老乡说,如果把他自己放在郑亦新的位置上,他心理上也会承受巨大的压力,“除非有特别好的心态,否则也很难走出来。”

“无名死”揭示出公

安体制弊端

郑亦新跳桥身亡,让其家人极度悲伤;除了死亡本身,还有一件事给其家人留下了极大的遗憾,那就是在确认郑亦新跳桥身亡前,不幸的他已经被作为无名尸火化了,而且没有留下骨灰。

记者就此对上海铁路公安分局南京公安处南京北车站派出所进行了采访。据警方介绍,当天的

确是处理了这起跳桥死亡事件,此后尸体被暂时保存,并且对外发布了寻找尸源的公告,但是没

有结果,由于保存尸体需要费用,到了规定期限后只好予以火化。

“一切符合程序。”铁路警方说,大桥是归铁路公安管辖,铁路公安遇到这种情况会在公安网上发布尸源信息,但是铁路公安网只能期待其他地方的铁路公安看到,南京的公安网和铁路公安网是两个网,属于两个体系,相互信息不通,所以他们无法及时获得信息,也无法对比。

记者了解到,郑亦新留下的

遗书只透露了两点内容,一是向妻儿父母告别,一是流露一个极端的想法,“把自己饿死”!

记者了解到,郑亦新留下的